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荊川集卷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荆川集卷十一

明 唐順之 撰

行狀

月樓唐翁行狀

月樓唐翁武進人也諱世美字某月樓其號大父封寺副諱某者生五子仲子復爲大理寺副後守平樂有宦績載在國志封寺副之少子贈給事中諱某號友蘭翁生四子長子爲給事中翁其第三子翁貌魁岸爲人倜

儻負氣嘗從伯兄給事公指受章句能涉獵記誦然家故産薄而友蘭翁又病癱卧米鹽墍藥婚嫁百費叢於伯兄伯兄又方日夜治經史聚徒而教之其勢不相給也翁以故廢其學而營於家翁雖已不治經然不輟文墨其閒時則作爲草書遂窮極奇變闔闢閃縮上逼懐素詩歌有唐人風骨是時翁伯兄既以文雄於當世而季弟竹窻翁善畫尤以草蟲名一時言文章字畫歸唐氏云伯兄爲給事中值敬皇帝在位言官甚見親幸有

權給事公素小心慎事屢爲書與翁大要教之謙下毋輙入州縣門即入必傴僂不得騎閭巷往來戢族屬僮奴不得閙街市中翁遵其說而行之是以唐氏雖世宦然未嘗有子弟爲鄉里所苦者後三十餘年嘉靖甲子翁年七十餘郡太守請與蜡賔後若干年詔賜天下老人粟帛八十以上冠帶翁於是始冠帶然始一服之後不更服也嘗一與蜡賔後太守連歲以故事請然亦不更往其好省事如此始翁壯時唐氏以給事公故方

盛給事公自爲庠生有名聲已能盡致數邑客後爲給事賓客益輳翁家居則應接賓客出則從親朋隣里邀請酒殽之會投壺陸博遨遊宴笑之歡碌碌不絶翁每所過輙爲上客議論常摧其一座人以是人益貎之後翁既老兄弟物故盡平生故人多不存存者亦衰且病不能相往來矣翁又失其壯子獨攜二幼孫以居雖門外終歲率不一出甘脆滫滑所以輔老之具亦不能豐也時時有一二族子問起居翁據牀坐與之道說故事

助遣歲時而已人謂翁由喧熱至落莫不能無介介翁獨翛然自得也然自翁而上友蘭翁年至四十有幾翁伯兄仲兄亦皆不及五十而卒竹窓翁卒以五十而翁在父子兄弟中獨巋然老壽至於八十有三其所得可不謂厚也歟翁配云云葬以卒後三月某甲子在黄塘祖塋之次於是一之圖所以不朽翁而欲請銘於立言君子乃謂順之述其事略順之於翁爲姪孫而給事公之孫云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静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於



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名入爲稽勲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肉疎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于僚友閒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掊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竒君後君居

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閒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絶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産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巳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

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束出爲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束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歲乃

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幄退則枝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弈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于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録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于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桀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

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兾以得魁梧瓌偉之儁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戶部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于是此八人者得羣然咸聚于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

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于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于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遽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没邈然分隔遠至于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

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爲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爲懽然以喜其散也則爲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爲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爲之欷噓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于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慤之質有務爲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于命而

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而未究乎其止也此予達之所以爲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沉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丘居士以進士授戸部山東司主事歴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于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衆人中衣裳言貌絶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絶不營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爲當人事其爲戸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練

謹潔能于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家之筦鑰一總于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禀于青田翁而後從事覩君之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吴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艮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爲之綱紀于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敔山公既舉于鄉又不

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啬之固將以昌其後乎曩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于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至再更寒暑而後别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不為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為可與者盖君于余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墓誌行狀既自屬于學士張公與户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于予盖君未嘗有言而青田翁

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誌已詳故予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于君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

曰雙孝秦氏君諱鏜字國和號類樗山人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治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槩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即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仕也曰吾禄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禄耶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

殷恭人惟其志而不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静者其事毋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羣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乜觔不出蔬豆之外懼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以意揣其寒温飽饑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此盖君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

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即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鋭然自割於强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熱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無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為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為人悃愊

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君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為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裒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為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渠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揩於榮進為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為秦氏賀也盖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為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

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詒其後之人

普安州判杭君墓表

嗚呼是為吾友宜興杭君錫賢之墓杭君諱封錫賢其字號曰惺布政澤西公之子都御史雙溪公之兄子也乙未歲余罷官歸客宜興實館於君余性褊且戇在鄉

曲子子不能與人爲同然獨嘗心善君君自少以宦游子弟著文行其所結納多海内知名之士顧余何取然君與余獨深相好也以是于君乎館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君數數往來俟余或相對一室講論經史或邀余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所至輒盤桓竟日或相與賦詩爲樂余是時居常以病謝客然於君之來未嘗不喜余於山水亦雅不甚好然於君之請未嘗不從與君處久而益津津有味而亦益知君之爲人君外和而中

介其遇事小心能忍待人依於謙厚於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其臭味苟同雖其四海九州之人君縱不能徧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慕而求之其臭味苟不同雖其里閈姻戚之人君縱强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疎而遠之其慕而求之也然未嘗翕翕以相暱其疎而遠之也然未嘗悻悻以相忤余以是益信君為長者余既居宜興兩年會有春坊司諫之命去如京師未幾君亦以選入就試北畿復得與君日夕往來如宜興時君

居京師尤自守不妄與人交獨余所善吉水羅達夫富順熊叔仁平涼趙景仁君介余徧與之游甚狎至於大官勢人之門雖君力能自通然絶不往也始君少時從澤西公在京師學於翰林諸先生其爲文有矩矱爲縣諸生已能出名聲然數試不利後爲太學生師事湛甘泉呂涇野鄒東郭三先生三先生亦深器君君益思自奮及余與君會宜興則君年且五十矣而其氣不少衰時時作爲文章包羅馳騁沛如也既試北畿又不利于

是始就選將選有勸以賂者君艴然曰吾父吾叔並以直節莅官吾縱不能似柰何以此為吾父吾叔羞竟不肯于是選普安州判官歸至淮病卒年五十有七自君在京師而余以狂言再謫為民君送我於崇文門外眤眤不能別且謂余曰君去吾亦歸矣與君結廬深山以老焉可也未幾而君竟死嗚呼余烏得無情哉乃為敘始終游從之故與君為人之大略而書之於其墓

按察司照磨吴君墓表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爲予以惡惡爲奪予與奪並故其爲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爲予以不得銘爲奪奪因予顯故其爲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

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
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
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
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怪余兩為
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
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
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
而處於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

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絶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不能盡絶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爲表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吴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爲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居無錫之閭江大父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爲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不赴任遂

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胛一歲卒嘉靖其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忞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

乎故余敘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恣慰使鐃諸墓上

華三山墓表

華三山翁諱從智字克禎按察副使金之父也副使為戸部主事時封翁以其官副使廉靜樸木有古人之風余心敬慕其為人後乃稍聞三山公之行事而知副使之樹立有自也則又敬慕三山翁已而得翁所為佘山

百詠詩其語類古之隱君子自足於一丘一壑而不奸於物者余嘗欲走佘山訪翁以庶幾獲見所謂山澤之臞而未能也嘉靖壬寅四月十有四日翁以病卒年八十有二於是副使來請余表翁之墓嗚呼余於翁有感矣翁生爲富人而以子貴爲封官諸富人率陰陽予奪多其綱絡以力爭錐刀其貴人父兄或憑其氣力漁獵其人饜其谿心翁乃約已而豊人一切屏機穽不事賈田宅從其羸歛租息從其朒衣食人也從其羸自衣食

也從其朒又諸富人與貴人父兄卒飾冠帶都騶奴日夜碌碌以刺候造請結納爲事以厚其交而多其勢或時節往來府縣門入則僂僂柔色詞以媚出則詡詡張眉目以矜翁獨一切謝去蹇窶自藏在佘山三十年束帶見賓客之日可數也蓋翁之泊于利而疏于勢若此宜其發之詩歌而特有類乎古之隱君子也哉余是以諾副使君之請而表於其墓翁墓在佘山翁所自營也翁少嘗力於治生以逸其父西野翁後西野翁没翁遂

去其故居而老于佘乃自為塋塜因山而壘植一木必其材甓一石必其無沕費可若千金以上經營勤瘁且數十年而後完雖然古有說矣聲利腐鼠也形骸委蜕也故達者解焉翁能不恷情於其一乃若不能不恷情於其一焉者何耶且夫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後委蜕之蔵與彼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前腐鼠之奉其較亦何能大相遠而翁乃𣪍之不置其亦未可以為達歟或曰唐司空生嘗為之矣司空生達

人也故達乎死生之際則王孫之裸葬可也司空生之自爲瑩塜而飲酒賦詩其中可也翁父西野翁諱某祖某家於無錫之鵝湖華氏自翁十五世祖當宋南渡始自汴徙無錫居某地幾世祖自某地徙某地而五世祖又自某地徙鵝湖其墓亦隨所徙族大而墓散往往蔽草莽間翁遂爲巨碑數通各題小傳碣諸其墓爲識而翁始墓於佘翁配云云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為之表於其墓曰少而為儒老而投閒其績文强記推於士人而好施善忍著於鄉曲自少孤獨與母居母或不懌輙卧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解百方母懌然後跪為之起母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為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旁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歷之學尤精康節易數而時諷其所為擊壤詩故其平生遇歡愉窮窘悲愁死生之變以為是數也嗒然絶不以逆順生心少喪母

喪哭之目盡腫數至失明後遭父喪窶不能給則躬負尸於牀而鬻衣質屋以供含襚其後繼母寡居而家又窶甚滫瀡襦緼之奉有豐無鈌是吾父敬菴公之行也寒煖飽飢起居盥頮事闗舅姑者以身任之不以勞相遺井汲竈燎器滌衣澣棗栗挑剥家之瑣細事闗妯娌者以身先之不以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遣之復有煦濡翕訿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舅姑則益喜是吾母周安人之行也嗟乎

華不幸十三而喪吾大父十七而喪吾母二十而喪吾父空乏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即以不忘溝壑自厲嘗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覆草獨處慷慨歌聲達旦益奮激不改以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華自壬辰登第至於今十有四年而任今職所居官處患難臨民益思砥礪名節深以罔上殘下冒進壞道爲恥以先人遺教在不忍玷也大懼先人之善泯墜不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敢以累君華之請余文也

蓋在知鎮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有以應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逮京師華以書别余曰荀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即死瞑矣華發鎮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能行逮者愕眙且笑曰是可以為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辨天子以為直而京師諸貴人亦多言華枉者於是天子竟不深罪華而罷為民以歸華于道遣其弟華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復奉先人丘墓惟君所以嘉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

涉世之難也將為籧篨戚施嚘咿唯阿苞苴承迎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人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遺先人以惡名將為矯世厲俗捐私奉公嶄崖狷潔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甚者為世戮辱以憂丘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人以令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既觸法矣然猶得免僇辱以奉先人丘壠以不為譴訶憎疾者所快蓋非天

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不及此故特為紀之以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壈坎其身必發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罹讒疾終獲保全如華者以為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必無補云

彭翠岩處士墓表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也智不足以知其人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子且以為近誣而況其不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知其人

而知其子弟則為之書其父兄者今往往有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為文惟書人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知其子弟而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既未足以知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之子郡推君而特為之書者葢郡推君之僚於余父也最久而余父之知郡推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為人而因郡推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為人其亦庶乎可以不失實焉否也按狀處士諱顥

遵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窘可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家人生産之計未嘗不出于勤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于儉然至貧不能屋者為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劵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游而鄉之人不病其為纖嗇也其更徭賦役凡所以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於體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懐其死喪其所以為其父母

之子者先於所以為其子處士既自以不能讀書為儒而獨屬意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時督之曰若賴祖父餘業幸無飢寒而不刻骨自植立而情窳以敗是羞余也嘉靖壬午郡推君舉於鄉處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葢郡君述處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為余言郡推君之為人縮縮謹甚其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鍛鍊為能雖鞭棰常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父以知郡推公因郡

推公以知處士而爲之記之也處士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處士有子澄始舉於鄉今爲永州府推官配晏孺人狀以爲安祥雍肅能助處士之不逮者也子三人長即澄次渾太學生皆晏出也次深側出也孫男六人天祿天初天視天祐而天祿天初天祐皆邑庠生天視太學生其二也幼未名處士卒於嘉靖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三晏孺人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至嘉靖丙申十一月日始合葬於萬載縣北九

子石之崗處士系出宋待制忠肅公龜年之後世居臨江之清江至六世祖始徙袁之萬載城東而翁又搆別業於城北龍溪之滸龍溪迤南有岩積翠作亭其上而自號曰翠岩處士余因為之表曰是維翠岩處士之墓云

傳

周襄敏公傳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有

彥居者以閤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爲都御史復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氏於公爲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氏於公爲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惠化鄉公自弱冠爲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徳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爲副都御史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黄先人

之墓南京人以爲滎公之始爲給事也於户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户凡歷三科爲都御史也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鳯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刑於户凡兩部公所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爲人闊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武廟數游幸晏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儲𧕿於冗食公言

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痛加澄
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暴横道路又
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宫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
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
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方是時
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少能全
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戮辱而以久次得
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其在科中每九卿廷議軍

機大事邊境要害衆輙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莫不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虚銜有正副条遊實職大而虚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虚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督府而条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虚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虚子弟臧獲疲死而盗賊

滿門庭將拯門庭之寇乎抑急北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既家居廷臣交口薦猶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公既素豁達不拘譾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益務寛簡繩法以咻噢慰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

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為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為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静室踟蹰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名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

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
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授之刃使殺馬其誰忍
乎衆大懼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
自喜得應機之知居家時數嘗為余言之其在宣府總
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
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為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
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
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

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剥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䘏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嚻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要衝公内撫軍情外策强敵闗城晏閑邊甿緩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他所施設其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不

以好惡為贊毁至論公長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
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
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諜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
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抶死
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
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
而臺長庇其屬為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公
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為同事而臺長又於公寮長也

公本通達不務為崖異立磽磽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為媕婀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夫南北衢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為謗然公自如也丙申章聖梓宫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悒慴不敢出語公獨力争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

果險如公言乃决從江之議以鐵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為刑部尚書轉戸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為詩歌羽檄倥傯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勸

業莫不取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為國器及入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樗散無能自效於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既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欵客則極豐潔曰賓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既沒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吴氏子二人仕為都督府都事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

公之家者也

暘谷吳公傳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父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内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脉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脉消息之有初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餘奇疾尤効也弘治間以明醫徵至

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旣精而儀觀磊落闊達善談説頎然見鋒鍔于是諸公卿爭迎致為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吴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顔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吴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為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

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顧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譏之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譏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上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

一日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甞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游幸公必從甞侍上卧至以肩倚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為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

而還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公賜蟒衣公謝

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其年上南廵

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

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

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名公公馳至臨清見

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

握兵在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宸穴為亂力

請復幸宣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

及還内耳朊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
奄以爲然乘閒百方説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
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
彬坐誅毅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既致仕留居
京師遣其二子偏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
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
子希曽舉於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稍葺室廬治田園爲
終焉之計公既老居鄉不復爲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

奇証或病危甚衆醫所不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閒往往
則應手愈居閑誦老莊氏書益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
所謂長生者其自號暘谷谷者谷神也或曰暘谷海東
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為樂酒酣
數語及毅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
之希孟為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
公每自詫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
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

在公黙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竒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為傳而敘公在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萬古齋公傳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强力殖産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

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
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諱吉字克修爲人方嚴剛
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
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已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墻壁
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
古人忠孝大節輙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
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畫綫而踏終
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

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絶病尫然胃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毁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亟至没齒亟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凡風教諸子寛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孫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娣姒雍睦

自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誶語嘻嘻之聲其諸
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
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溫
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眞意溢出外有邊幅而
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恩禮款曲
即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泊然衣未
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畫古器伎
藝之翫賓至時一弈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

手不識握筭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疏闊使然然獨喜施舍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遇窶人未嘗忘施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其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踈之語嘆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其所不及則醵其闔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急排難為豪舉其平生壈坎又非如

希文有俸廩賜予可以收族其所為如是盖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嘆推引以為賢於已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為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遇達官勢人鯁鯁反復必伸已説不少姶婀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已也其有欲為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志節者

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亦欵欵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為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為茍簡在學中凡八試於有司皆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公以風諸儒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輙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

文字尚理致不為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為厚交潘君踈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於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講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於相得也盖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為東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脱落格式而易以為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

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既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欄柄為説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為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説歸而以語公力慫恿之公以其説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王革曰道通愛

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於
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虚
心從善使其早歳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
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駑而得一豪傑之
士其感孚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
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於世矣居久之
以貢為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陿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
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為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鈞

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為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為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

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為平日不能養耳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為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葷茹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為諸生地方利害休戚疊疊為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為天下賀或聞進一縉䌷黨蕩者則慼然改容當食為之廢筯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録卒

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類聚平生所録拱手讀之其强於好善至老益篤自桐廬歸數入郡訪余相與講劘益切又邀余訪養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誌其墓妻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死於毁士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為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

孛宜人行事爲之慨然而嘆盖嘆吏之漬於墨而漬其防也然而潔志好脩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嗇而耽於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即有能免於此而或窺鋳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内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内有交徧之讁則外有終窶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

泉公固潔志好脩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蓋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產故窶而旅中益無以為資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柰何至如雙泉舉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人謂宜人有遭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魚鹽米穀重裝大賈之輳多見可欲以是吏于茲者潔志好修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為多與所謂窺𧈅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為吏人妻者不饜

於肥家之公槖則饜於窺錞之私賂矣雙泉為此兩郡守其所入既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為兵曹郎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銜之數使人伺雙泉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户爨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

在鎮江宜人携女奴日往後圃掘野蔬而食之雙泉既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袿釧金纍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逡巡席間諸寮婦以為苦也更客勸以賂宜人矍然曰若不知吾夫耶且吾安得聞此言諸寮婦因竊嘆笑已而女騶有私獻金器飾者盖乘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呵絶之曰若不知吾夫

耶諸寮婦至是始赧然以賂為恥焉嗚呼使為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牀笫之言與窺鑄以敗其夫者即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不有赧然恥如諸寮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勲之女歸雙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寵宜人然弗為較也第拊心自

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之宜人曲為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兩人宜人曲為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為奇然亦人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為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凝重醇慤其志必欲為古人而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掇其一二大者著于篇而又以志余之所感云

章孺人傳

呂氏有賢母曰章孺人孺人讀書解道理有女士之行孺人之知書也自其父省菴翁翁先世累有顯人家故多書而翁尤好書日誦及六千字爲凖日誦不及六千字不寢于書尤好誦五經自漢以來諸家之說五經者皆能通之爲文博雅尤工騷選然沖澹不好仕進以布衣終翁無子而有女一人孺人也自幼受句讀於翁翁以爲能既乃稍進孝經論語大學及史傳所載列女賢人孝弟之事種種能識其大指翁乃慨然而嘆曰惜乎

使汝不為女子章氏文獻當在汝矣盖既以喜孺人又若自恚其無子可屬然者孺人既歸於吕其夫為芝山君其芝山有祖母章與母趙母張皆在而芝山兄弟數人諸姒婦𠯁屋居孺人奉一祖姑事兩姑處諸姒能壹不失其懽祖姑章者孺人同族亦謂為從祖姑者也年高性嚴諸子孫婦莫能揣意嚮顧意獨在孺人然非以重親故也諸姒數因孺人進飲食問起居章即喜有賔祭宴饋之事章必以命孺人孺人唯唯受命然不敢專

必以請於兩姑退又謀之諸姒以故諸姒欵欵益和兩姑亦喜吾婦之能代事吾姑而章又益恱也孺人與諸姒居欵欵益和然慎重寡言笑即有內事相關涉數語而已或問及書史輒以不能對以為非婦人事也惟見芝山夜讀史閒舉省卷所評史一二語以問于是芝山乃知孺人之嘗讀史也至於訓授諸子書則縷縷竟朝夕其語有外傅所不能詳者孺人之生子洵也後洵既生而不娠者又七年洵又多病力請為芝山納妾妾始

娠孺人緝衣絮具湯沐親自舉兒兒死涕泣累日夜是
年而孺人自有娠明年演生又明年淞生而洵病亦愈
孺人之生洵與演淞也後洵又病恒愛而憐之然屢屢
不為姑息居常啖兒糈果勿與梁肉即與皆大人餕羞
之餘未嘗為兒烹一雛其所與襦袴皆澣衣為之不為
製一新繒常曰兒福薄豈勝美衣肉食耶至於割鮮烹
焠之地與里巷謳歌劇戲之事皆閉勿令兒見即隣舍
小兒倘蕩無狀者戒勿與游狎洵少拂于孺人教旨孺

人視之甚愠然不忍箠撻又不欲聞諸芝山輒自懟爲之對案不食改之乃喜洵稍長知勤苦與兩弟夜讀書課文夜過半孺人即又慮其勞以病也輒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其燭常謂洵兄弟曰汝先世賢人之裔也余家先人亦世世讀書宦顯余父雖布衣文學誼行伏一時余婦人也又不幸無兄弟先人之業絶於余父矣兩家文獻在汝豎子可不慎與憶余父且死時汝曹尚幼乃以先人田廬遺其嗣孫而以所藏圖籍文書畀汝

父且謂余曰他日汝子可教教之讀吾書吾死不恨矣汝兄弟志之及洵為諸生嘗就舉弗第孺人慰之曰汝年少學未成爾且余與汝父教汝書固不願汝禄養也汝能績學修行縱終身不遇如余父可也不然徒苟且富貴即鐘鳴鼎食亦何足道于是洵强學博問以儒有聞而章氏之書乃大行洵居官凜凜有名節其志師古人務究於精微而止盖皆自孺人發之余觀前史女子能讀父之書者率載以為美談至於有家之傳則往往

以託遺書為重事是以重於有子而伏姬班姬之屬雖能讀父書然終不足以世兩家詩書之澤者其竟以女子故耶孺人奉其父之遺書與其遺言以教而成其子子洵强學飭行傑然以儒自見於世人且望而慕之曰是得於章氏之書者為多是使章翁無子而有子其書無傳而有傳也盖人知孺人之為賢母而不知乃其所以為孝也余故為之傳以著之孺人諱寶浙之新昌人子三人光洵光演光泌光洵舉進士今為御史

俞孺人傳

俞孺人者玉山詹君諱其之妻訓導錮之母也錮生而孤時孺人年二十有五歲錮伯兄某始三歲孺人居孀矢節至今凡若干年卒以植二子而觀其成自二子幼學於塾每夜歸讀書輙篝燈火紡績與相對以為常被服食飲令毋得擇所欲毋得詈人出惡語言有過輙請於其舅而呵責之一不為掩故錮自童孺時已恂恂若老生後舅氏沒而二子且長矣則使其業農以給而使

鈿專業於儒又縱鈿使日與邑之諸雋游處鈿痛自感奮日夜刮淬在諸生中數年以學行推擇超等為貢士鈿居京師是時四方修行之士若鈿之同郡徐子直成都趙孟靜輩相與羣居講學鈿恍而從焉恐不得卒聞然世方騖于功利雖薦紳儒生皆不喜若輩就或相指笑以迂濶㣲人詢知其子之所與游者某人某人而又詢知其所與游某人某人者如何人也乃獨心喜焉鈿為人愿而善藏其居衆中退然不見辭色而其介然有

所不為既訓導於常亦闇闇不自標幟時或舉其所聞于先生長者一兩端為諸生論說諸生相與服其行而信其言孺人以䌷之能惠于諸士也則又益喜䌷為訓導幾年諸生某某輩本其教之所自也相率請余為孺人傳余既傳其事而論之曰夫女子非立節之難而立孤之難然世所稱立孤者謂其不墜門戶或能以榮進顯云耳非有能教之以正而成之者也就有能教之以正者顧其為教也止于其母之身其教之所及也止于其

子之身而足矣今孺人乃能使其子盡友四方之賢人君子以助乎其教之所不及又能使其子以身爲諸士師以廣乎其教之所及盖其所以風世而軌物者遠矣噫嘻此豈婦人女子之所幾也哉

葛母傳

葛母李姓諱妙賢鳳陽李翁諱泰之女同邑葛翁容菴諱欽之妻貢士澗之母容菴翁豪儁有氣槩游於商賈中能自見其奇嘗上書巡撫言鹽法河渠事利害甚具

語在王文恪公所為傳始容菴之賈於揚也母獨家居奉其舅姑服勤幹蠱蒸子與婦之役容菴是以無遠賈之憂而舅姑亦忘其子之不在膝也其故廬災於火容菴自揚肇石輸木而經理匠事皆屬之母其居之成也至今族人聚而居之已而從容菴徙於揚則又助容菴構新居其經理視鳳陽時尤勤不踰時而寢堂言言遂如故家至今子姓聚而居之母家於揚幾十餘年揚之俗呰窳浮麗男子游手末作其婦女鮮事織績而習為

假髻侈袖緣履之飾母獨織於治生蚕起育雛食豕釀酒造醯翦裳滌器染纏湅繰僕僕追燭不自休至見美麗服器飾輒閉目斥去以是能殖其家不獨容菴居積貿遷之故也母雖以纖治産至於振里族之乏繕橋甃衢粥餓犒齒縱解簪珥亦無所嗇容菴慷慨行義傾貲結賓客盖不獨容菴之能施也女夫死無子命子潤爲之立後其父母死無子又無可後者則以義立主奉之別室而烝嘗之其知大計往往若此母性凝重訓御諸

婦諸女如師門內無嘻嘻聲尤謹嫡庶主僕之分僮婢三百餘指飽饑逸勞人人自以為得也其教諸子有法尤屬意潤潤好聚古書購書數百金以上潤能為古文辭所交多四方名士館穀饋遺諸費日出母恣之勿問也曰吾夫積金使吾子易以為善今吾散金以成吾子之善也不亦可乎已而聞湛甘泉先生講道南廱則遣潤往潤於是聞體認天理之説未幾構甘泉書院於揚費且數百金潤請於母母曰此義事也亟圖之自是書

院成而揚之士彬彬多嚮方者母年七十有五而卒其詳載在太僕盛公所為狀而盛公又題其旌曰賢貞盖不誣云母五子潤洞澄江漢而潤最知名余亦知潤者於是潤以傳屬余盖余讀鄒東郭先生所為母阡表太息者久之以謂伊洛先生在當時彼號為衣冠士子羣咻衆狺乃不及一女子又謂葛母可方尹氏之母其說云然然余以謂尹母之所以能彰於世者焞則貽之也伊洛之門其頴敏才辯者幾何人而確實堅苦言行必

信能守師法則焞爲第一是真能以善養者而母之訓益因以彰潤所聞於師者固伊洛語也潤也自是焉益落其華而收其實習其傳而反諸心求其所以爲焞者以使其母之有傳者固無待於人而惟盡乎已而所以盡乎已者固不在於聲華辭藝之蔚然者而有在於克已反躬之闇然者矣故因東郭之論而附著之

荆川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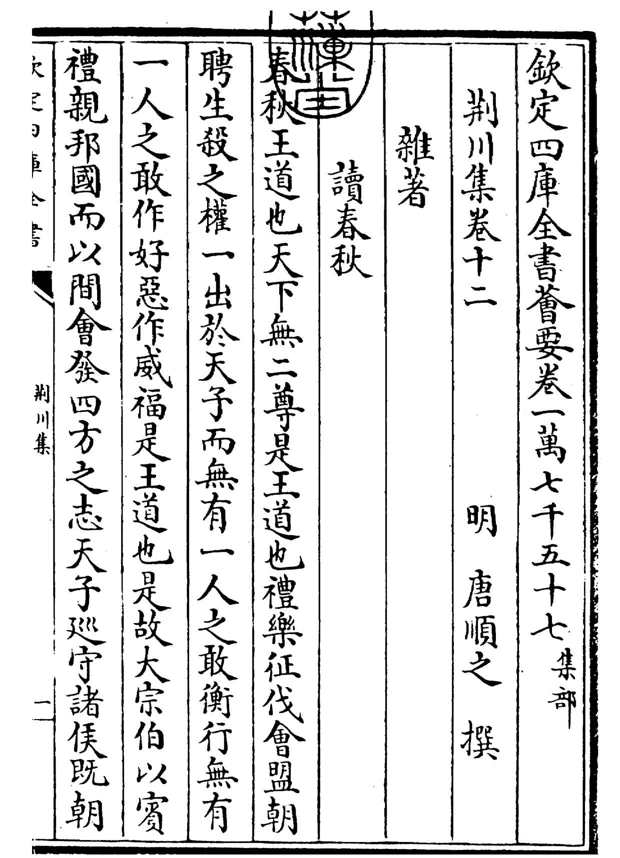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荆川集卷十二



荆川集卷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雜著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廵守諸侯既朝

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

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讎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

於大國有為强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絶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

人與其為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

為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

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為蛇足之畫者

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弒

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辯也說春秋者亦

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

為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

焉而莫之歸也其為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

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

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絶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横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强弱相刼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葢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稚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

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磬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磬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盖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

惟特使而與會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

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鞌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黶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

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為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佚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名而曰吾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

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茍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

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雠相結而已未

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奬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乂安未有如召

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為道耶其為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為義耶其為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

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隂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袵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顈論功也而春秋者顓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

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盖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

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躑躅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葢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

有倚伏桓起於海濵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黄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裡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失一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

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已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强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

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説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郯入州來會黄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

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横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頼人之功以紓患斬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鶻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

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鴈訓

執徐之歲有鴈集于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焉其

繇曰飛鳥遺之音大吉慱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蹠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幾天事占符幾罔舛盋而能垢符罔闇沕而弗彰葢昔者玄鳥集戟黄雀投環游龜像紐墜鵲化印斯瑞眇乎瑣哉然猶薦紳動色焜焜燿燿若天授幽契而神畀秘寶焉者矧夫鴈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也迺今斂翮戢翼翩然來賓斯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焉願先生為舍人鋪張而揚搉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擴僕所

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隰黍秦粟吴粳芬馨狼藉穰穰滿塍爾乃呼儔命侶唼喋蹂踐一飽恒餘羣啗每饜此蓋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羮内饔割肉大官滑脆腥膿溢腹盈飡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繫稻粱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豢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顧聞其他先生曰文獸睬皮珍禽辨羽爾乃披𫄧戴𣫒純緅雜緇纖毳似鬒温毦方綈氈𦐇翗翨翿翽差池濯冷波以修容颸輕颸而整儀若夫東海獻朱上林呈

白匪恒理之所窺亦云極態而盡飾于是使鷩䴀羞綠山雞讓錦比盖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垂黄錯以絺藻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服者特以殊等威别上下而已非以為侈榮極觀也且令聞被躬安事文繡哉

先生曰欝林茂林平皋廣澤罻羅無所安施矰繳爾迺頡之頏之翔而後集輟雲霄之勁翰指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夫鷫鳩踰平榆枋鶡鴠甲

棲于簾廡者哉此盖居處之至適也舍人待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闈栖遲雲陛偃仰華榱若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為安居未聞文軒夏屋之為快也且夫東方朔陸沉金馬奚足道哉

先生曰神頡作書實始鳥跡而鴈以字稱焉覩其隊矯朋騫翕踧糾紛一從一横乍合乍分既錯落而成點亦聯綴而為畫拂素霓以施鉛依玄霞以和墨於是掩蝌蚪之竒形奪蝸蜒之巧篆此盖法象之至章也舍人搦

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籀是摹鍾王為徒若是何如

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池敝頴成塚固

已勤矣無乃非古人所游藝者哉

先生曰秋空泬漻金波皎晶川原窅窱百籟收聲爾廼

揚吭鼓頬載飛載鳴啁哳嗑喈嘹嚦呷軋或趚羣而響

駛或佚侶而聲遲或雙呼而雝雝或單噭而悽悽或中

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于是鷫鸘為之罷唳鵁鶄為

之噤舌羇旅聞之而遐思離妻聞之而於邑此盖聲音

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吳之逸韻汛下里之煩吟攡篇挩句鏑玉鏘金若是何如公子曰歌賦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

先生曰積石草腓交河湅合峨峨層氷皚皚疊雪爾廼審圓方之闔闢謝坎維而向離服匪垂翅于寒門爰睎羽于暘谷異往來于玄鳥類屈伸于尺蠖此葢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廼今遘休際昌連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廼俛首深

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鴈有六德焉知時寒燠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銜蘆以避戈慎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羣者仁也羣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倫姱嫮真襲華振若畜茲六德協于禎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嘆曰嘻吁休哉夫晰萬物之情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來鴈之為瑞也盖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哉詎不閎哉彼諦圖

測諜以覘靈者末矣于是舍人再拜謝先生先生乃去

書岳將軍題大營驛

莊子以子之於父為命之不可解以臣之於君為義之無所逃意若以君臣為强合予嘗疑其不然觀岳侯所題大營驛壁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於復中原迎二帝眷眷然若赤子之於慈母然此豈無所逃而為之其亦有所不可解者乎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

者乃忍於忘父之讎其獨何心且已既已忍於忘父矣有臣焉爲之急於其父如俣者亦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爲心何如也宜俣之竟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大營驛故在永州俣所題字久而湮沒余父爲是州乃勒之石而并俣所題廣德金沙寺勒之蓋俣之心尚炯然在宇宙間未死也固不係乎石之勒與不勒雖然使忠臣孝子英雄之士過

而讀焉其將慷慨泣下沾襟而繼之以怒髮衝冠者乎

書醫施氏婦事

語曰物反常為妖腥穢之氣薰積世界乃有賊殺其大父者及其弟之婦與弟之婦之大父凡殺者三人其兩人即時死婦尚喘息未絶始其殺大父時婦奔呼某怒其呼也追而斷其頸至骨又封其口婦忍死齧刀賊以手椎刀至齒根骨乃止刀前後所輳其不絶者一線耳見者莫不憐之亦莫不以為必死會余往無錫知金創

徐君素有神効而婦家貧甚不能請醫余邀徐君謂之曰君能一往乎徐君激於義舉遂欣然請行曰我不求一錢必活此婦是我心也因與余俱至則婦勢已亟矣徐君視之曰無恙醫三日而腐肉盡新肉生又二日而口輔上下肉合頸肉起如蓓蕾狀徐君曰生矣始余迎徐君至時余兩弟及親友劉宗堯左升甫徐子初輩聞之亦嘉甚曰是吾輩之心也至是徐君告歸諸友請醵錢為贈不約而合者若干人得銀二兩有奇徐君曰非

吾所為來意也余強之曰固知非君意也雖然願少抑
君之意以成諸君之義可乎徐君乃不能固辭嗟乎此
可以觀人心矣徐君慨然不遠百里而來也其何所為
哉諸君之慨然醵錢以醫婦也其何所為哉方徐君欲
行時其妻適及月產子且徐君坐市肆可計日得厚糈
君乃舍其妻之急而狥乎人之妻之急舍其有所利於
市肆之間而奔走其無所利於百里之外亦何心哉鄉
鄰之鬬雖聖賢亦謂可以無救而簞食之費雖好名者

亦所必惜以必惜之費而投之可以無救之闕至於不約而響應若有所踴躍而不能已者亦何心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其機在乎通與塞耳塞則骨肉胡越通則四海我闥或謂今人之非古人之心吾不信也遂書之以貽徐君而且以風世之好義者則古昔相保相愛相卹相周之俗其亦可以興於今矣

瘞河壖枯骨誌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髆髃髀骬脊脅諸雜骨無筭盖

出乎犬猪烏鳶所饜飽與夫日炙㷦燒風銷水嚙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疊河壖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間圜者如破甌㩼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玭玭若尚有光怪余三

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裒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别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别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毁不完之尸爾髑我股甲脊乙脅輳于一坎若藂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僧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

不免與牛馬骨同葬況此輩孑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噱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諸生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

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闘則優技於獵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豢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侈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

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蕭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為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書王明齋卷

王君明齋精史頡氏之學博通諸家於易尤多所自得嘗以古文書六十四卦名以還科斗之舊而稍為之訓

注使讀者觀於卦名即卦爻之義了然蓋不待觀象而後思過半也余見而悅之君因書一紙遺余而索余為之草書舊詩於册用以相報君始以欲學余論易故携所注易自姑蘇來寓天寧僧舍者半閱歲余雖頗竭鄙陋以請於君君所注易與余之說兩人或相印可或不相印可或始不相印可而卒相印可或始卒竟不相印可然率余得之君者為多而余自知竟不能少裨君也至於詩歌蓋昔人所謂雕蟲末技宜為談經者所不道

而草書出東漢㞢象以後昌黎氏鄙之以為俗書逞姿媚者也況余於此兩者又素不工哉且夫君以經易教余余竟投之以雕蟲之技君惠我以科斗蝌氏太古之書而余乃報之以效近俗姿媚之書其不相稱甚矣然不知君又何所取也漫書以歸之

書丁近齋示孫卷後

丁生輈從予遊出其大父近齋翁家教之語凡二紙其一教之以勤讀書取科第盖世俗教子弟之常其一教

之以決擇於君子小人兩儒之間則固以古道望之而有世間家人語之所不及者矣然翁所教輙以勤讀書實舉子為況盖余之少也或然其後年既長大則已知記誦佔僤詞章之習非所以反身而崇德況今益衰且病精力日減於是經年束書不一觀與絶不為文者亦往往有之則是余之壯且老也既已與翁所責輙少時懶散廢書之狀幾無以異矣其尚足以為輙之所取法而無愧於翁之所稱述者哉然至於君子之儒則未嘗

不竊有志焉而願與鞠共勉焉其可也

數論三篇

勾股測望論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脁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横爲勾縱爲股斜爲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爲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爲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

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甲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

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爲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爲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乗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盖横之則爲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爲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横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爲股因横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

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勾股容方圓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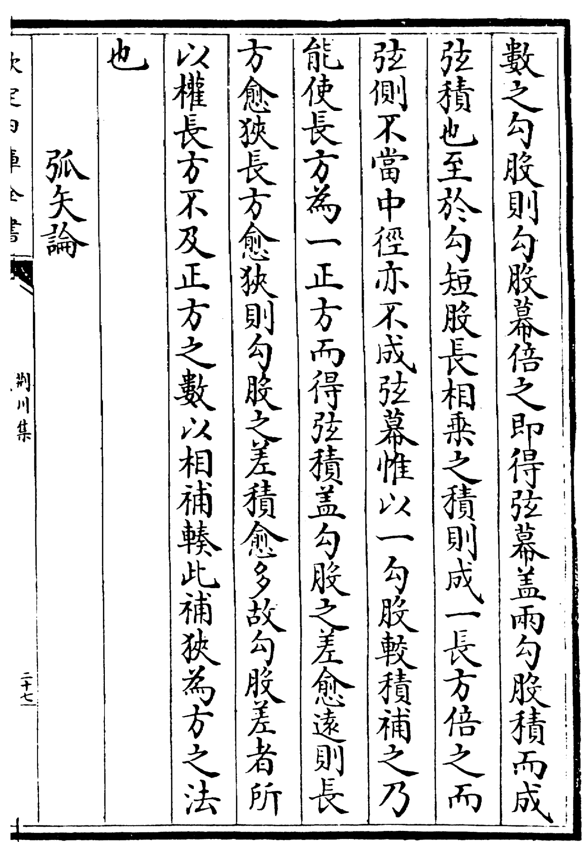
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

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整方均齊無較之
勾股其容方徑該得勾之半盖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
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廉則勾五股五五五
二十五内一半為勾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
股為縱一廉得十為長之數得闊二五與原勾相半盖
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横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
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為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
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

漸而闊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爲股積小半爲勾積其始横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濶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爲濶則濶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異與横列正相反此變長爲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則用勾股自之而倍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爲法盖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循弦究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

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勾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勾股為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弦代一勾股併恰少一弦和較加一弦和較則亦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倍勾股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和較三是取容圓之

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積則宜用勾股併為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并為廉不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為廉而以全弦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為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與弦積亦只於勾股較中求之盖數起於參伍參伍起於畸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勾五齊


數之勾股則勾股冪倍之即得弦冪葢兩勾股積而成弦積也至於勾短股長相乗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弦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弦冪惟以一勾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為一正方而得弦積葢勾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輳此補狹為方之法也

弧矢論

凡弧矢筭法準之於矢而參之於徑背徑求矢之法先求之背弦差而半背弦差藏之矢冪與徑相除之中倍矢冪與徑相除則全背弦差也半法簡捷故用其半冪者方眼也自乘之數必方故謂之冪假令徑十寸截矢一寸一寸隅無開方即以一寸為矢冪而以十寸之徑除之該得一分是半背弦差一分若二寸矢開方得四寸是為一寸者四半背弦差得四分三寸矢開方得九是為一寸者九半背弦差得九分皆準之於十寸之徑

故一寸之冪而差一分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為差之多少又假令徑十三寸矢冪一寸則以十三寸之徑與一寸相除每寸該差七釐七毫弱以為半背弦差若二寸矢開方得四該四箇七釐七毫併之得三分八毫以為二寸矢半背弦差此凖之十三寸之徑亦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為差之多少葢徑長則背弦之差減故一寸矢而差止七釐有奇徑短則背弦之差增故一寸矢而差及一分雖其數有增減而凖之於一寸之冪與徑相除

而以漸開之每得一寸則得元差而相併以為背弦之差則其法之一定不可易者也背徑求矢矢背求徑諸法消息管於是矣至於徑積求矢一法古法以倍截積自乘為實四因截積為上廉四因直徑為下廉五為負隅與矢相乘以減下廉而以上下廉與矢除實令立一法但以截積自乘為實而遂以截積為上廉直徑為下廉每一寸矢帶二分五釐二寸矢則帶五分四分而增其一以減徑其倍積四因之法悉去不用頗為簡捷盖

徑積求矢準於矢徑之差矢徑差者矢徑互爲升降也
矢一寸則該減徑一寸二分五釐矢二寸則該減徑二
寸五分而矢徑之差起於積數之不足且夫圓準於方
而畸零之圓又準於均齊之圓以方爲率徑十寸矢一
寸則積必是十寸矢二寸則積必是二十寸但得積爲
實只約矢與徑爲從平方開之足矣蓋方無虛隅也又
以整圓爲率徑十寸矢五寸則圓積必居方積四分之
三而以四之一爲虛隅足矣蓋雖有虛隅而其數易準

也惟是矢以漸而短則積以漸而減有不能及四分之三虛隅以漸而加有不止於四分之一者矣於是平方法與四分而一爲虛隅之法皆不可用惟自乘平方之積爲三乘而以四分之矢減五分之徑則不問矢之長短積與虛隅之多寡而其數皆至此而均齊猶之平方之法數有多寡而減來減去必得一均齊之數以爲準而後不齊者皆齊此天然之妙也夫積自乘而爲三乘方之實則一整方耳而矢數藏焉及立法求矢則分爲

上下兩廉而矢數著焉盖整方所以聚積而分廉所以散積補短截長而方圓斜直通融為一此亦天然之妙也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該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上廉三寸五分下廉十寸以三乘方開之而一寸無開方則上下廉如元數共得十三寸五分為廉法與一寸矢相乘除實恰少一寸二分五釐是為負隅之數所以用每矢一寸則帶二分五釐為準以減徑然後法實相當也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該十寸自乘該

百寸上廉十寸下廉亦十寸以三乘方開之則須以矢數乘上廉上廉該得二十寸盖長十寸而高二寸之數以矢數自乘得四而乘下廉下廉該得四十寸盖高十寸而濶四寸之數上下廉共得六十寸又以矢二寸為方面與上下廉相乘除實共二箇六十寸該得一百二十寸其數乃足而元數止得百寸恰少積二十寸所以用二寸五分以除下廉則該止得七寸五分為下廉其下廉減去高二寸五分中濶該四寸則四箇二寸五分

該得十寸方面二寸與十寸相乘共二十寸恰勾負隅之數所以二寸矢則用二寸五分減法也遞而上之每寸以二分五釐為準盖雖徑有極長極短而一寸寸矢帶二分五釐減徑之法則定數也徑積求矢矢積求徑矢求積諸法消息管於是矣然此二法者背弦之差則隨徑而不隨矢所以均為一寸之矢而其差則有多寡之不齊矢徑之差則隨矢而不隨徑所以但得一寸之矢則不問徑之長短而一例為差此二法之異也若

以今法與舊法相通今法不倍積所以不用四因四因者生於倍積也古法之五為負隅即今之一寸帶二分五釐也葢以五乘之矢除四因之徑則亦一寸矢而減一寸二分五釐之徑也然有廉而無方隅者葢截積止得廉數也即此二法可見截弧截積之法皆從邊起而準之於邊以漸消息之矣既得一寸之定差則雖倍蓰十伯錯綜變化而皆不能出乎範圍之外此天然之妙也故曰握其機而萬事理矣其弦矢求徑法半弦自乘

為實而以矢除之加矢得徑是徑之數藏於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中也今環而通之以為背弦求矢諸法背弦求矢其半背冪中藏一箇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藏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為背弦差之數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矢一寸半背弦差一分半背數三寸一分自乘得九寸六分一釐其九寸為弦冪所謂中藏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其六分一釐乃是兩半背冪而空其一

差亦名差與半背相開方之數即以與其差一分相乘之數所謂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為背弦差之數也二數消息以盡背冪而法可立矣其背矢求弦法若背矢先求出徑而後以矢徑求弦則為簡捷盖半背冪中所藏弦冪與背弦差冪今以矢冪約徑而以徑除矢冪為背弦差又以矢截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弦在其中矣其矢弦求背亦須先得徑而後得背盖半弦冪為實乃以矢

徑以矢減之以矢乘之恰得半弦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背在其中矣假令矢一寸半弦三寸自乘九寸為半弦冪為實以矢約徑得十寸以矢一寸減之得九寸以矢一寸乘之得九寸恰與半弦冪相同則為徑十寸矣此背弦矢徑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至於徑積求矢則既然矣因而通之積矢求徑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乃以原積三寸五分為上廉一寸之矢為下廉以除自乘之積

餘數得八寸七分五釐加矢帶數一寸二分五釐則為徑十寸矣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十寸自乘寸百為實矢乘積得二十寸為上廉再矢自乘得八為下廉以二乘上廉消積四十以八消餘積六十得七寸五分加入矢帶數二寸五分則徑十寸矣徑積求矢則積為上廉而徑為下廉矢積求徑則亦積為上廉而矢為下廉此其縱横往來相通之妙而一乘上廉再乘下廉則三乘開方之定法也積矢求弦則倍其積以矢除積而減矢

弦矢求積則并矢於弦以矢乘積而半其積蓋矢弦并之為長以矢乘之而得兩積故半之而積可見也倍之則為矢弦相併之積以矢除之而得矢弦相併之本數除矢而弦可見也徑矢求積則先得弦而後得積蓋以矢減徑以矢乘之四因得數而弦冪藏於其中平方開之得弦乃以矢自乘以矢與弦相乘合二數而半之則得積矣此又積矢徑弦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其徑背求矢法則以半背自乘為實而約矢以減徑以

矢乘之為半弦冪而平方開之以減背其減餘之數恰與矢之背弦差數相當則矢數見矣葢半背數中藏一半弦數藏一背弦差數故合二數而消息之也徑十寸矢一寸半背三寸一分十寸之徑每一寸矢該差二分二寸矢該差四分為定差今約矢一寸以減徑得九寸以矢乘亦得九寸平方開之得三寸為半弦以除半背而餘一分恰勾一寸差數則矢之為一寸也無疑矣又如徑十寸半背四寸四分約得矢二寸以減徑餘八寸

以矢乘得十六寸為弦羃平方開之為四寸以減半背
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之為二寸也
無疑矣又法半背羃自乘為實中藏一箇半弦自乘之
數一箇背弦差與兩半背兩空出一差相乘之數亦名
背弦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以此兩數與實相消而矢數
見矣假令徑十寸半背三寸一分其半背羃該九寸六
分一釐約矢一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九寸以除
實九寸而以一寸之差一分與兩半背兩空出一差之

數得六寸一分與上差一分相乘得六分一釐并二數九寸六分一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為一寸也又如半背四寸四分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為實約矢二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十六寸以除十六寸而以二寸之差四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八寸四分與上差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併二數十九寸三分六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為二寸也此其法亦始於先得定差而約矢與徑兩相消息以得矢也其徑

數有長短差數有多寡亦準此法而通之也在先得定差而已又法半徑自乘為徑冪半背自乘為背冪二冪相乘為實乃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與徑冪相乘以除實又以徑冪除其餘實恰得矢數之定差則矢可得矣盖二冪相乘中藏一箇徑冪與弦冪相乘之數藏一箇徑冪與半背弦差冪相乘之數而背弦差者矢之所藏也假令徑十寸矢二寸背差八分半徑自乘得二十五寸半背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相乘得四

百八十四寸爲實及約矢得二寸以減徑而乘之得十六寸爲弦冪與徑冪相乘得四百以除實餘八十四寸又以徑冪除之得三寸三分六釐恰與二寸矢之定差相合然二寸矢之定差四分而乃有三寸三分六釐者蓋始求背冪之時以兩背數相乘則四分寓其間恰得此數所謂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也以四分與八寸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故定差四分而其積則三寸三分六釐也以八寸四分除之則定差本數也夫背弦差

者矢之所藏也以差立法古未有之而實求矢之大機也差徑求矢以差與徑相乘平方開之得矢差矢求徑矢自乘以差爲從平方開之得徑而差與弦亦可以求矢徑半弦之冪矢除徑而矢乘徑之數也差者矢冪而徑除之之數也先約徑矢數與弦冪相同而又以徑除矢冪與差數同則得矢徑差與背求矢徑減差則得弦即差弦求矢徑也積者矢與弦并以矢除而半之之數也積弦求矢倍積爲實約矢而加之於弦爲從方以矢

為法除之則得矢也矢積求弦矢自乘而置虛積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羃而以矢除其虛積與元積之并則得弦也假令矢一寸積三寸五分矢自乘得寸添積二寸五分乃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六寸也矢二寸積十寸矢自乘得四寸加虛積六寸與元積相當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十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八寸也如不以矢徑求弦得積而遂以矢徑求積則矢每寸截徑寸二分五釐而以

矢自乘再乘以乘截餘之徑爲徑積然後以徑約積而以積與矢自乘之數相乘添入徑積合爲積羃而復以約積自乘亦與前積羃同數則積亦可得矣然不如得弦而後得積之爲簡捷也至於殘周與弦求矢則亦用半弦自乘爲實而約出矢數以除半弦羃而加矢爲徑乃以徑補出全周之數而以半背數除半弦數餘爲半背弦差恰得矢之定差則矢可得矣假令弦六寸殘周二十三寸八分則以半弦自乘得九爲實而約出矢一

寸以除實而加之得十寸為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背三寸一分除半弦三寸而餘一分恰得一寸矢之定差則矢一寸也又如弦八寸殘周二十一寸二分半弦自乘得十六為實約出矢二寸以除實而加之得十寸為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背四寸四分除半弦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二寸也數雖如是而起筭極周折惟求之弦矢徑三相權則其數可凖盖徑矢求弦則以矢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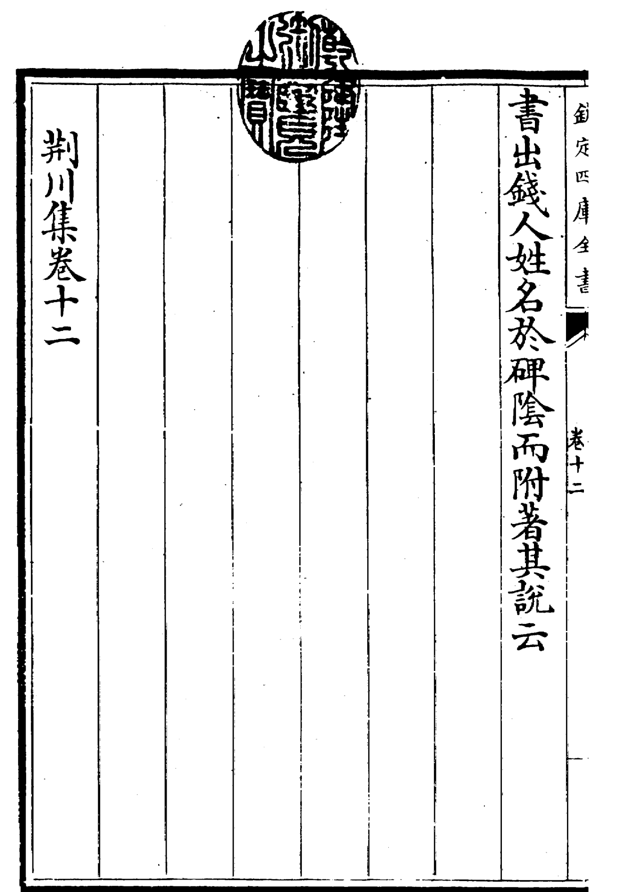
徑弦求矢則以半弦自乘為實而以徑為益方以矢減益方而相乘除實亦是以矢減徑以矢乘之而得半弦冪也弦矢求徑則以半弦自乘以矢除之加矢而得徑由是三者輾轉求之則是半弦冪中藏却以矢減徑以矢乘之之定數以是約出矢徑而因徑以為周減其殘周而得背以半背與半弦相較而得差恰與矢之定差相同則矢數無所失矣其有不合則更約之此數雖若眇茫然準之於以矢減徑即以矢乘必須與半弦冪相

當則亦未嘗無繩墨也此意玄之又玄非至神莫知也積也矢也徑也弦也背也殘周也差也凡七者轉相為法而轉相求共得三百二十六法而後盡渾然一圓圈而中含錯綜變化乃至於此嗚呼豈非所謂至妙至妙者哉

書瘞枯骨志碑陰

始余與諸生之欲瘞枯骨也蓋偶有感於所見而未暇徧所不及見也偶盡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以無歉乎此

心之所感而非有意於人之我同也偶以河壖不毛之隙地可以瘞焉而非有擇於其地也已而朋聞是舉者競出錢相助而褚生父怡閒翁又以河壖地卑濕逼水非所以棲骨乃割菜地之一隅以瘞之於是城旁枯骨得盡瘞焉而又得高燥地以免於後日水嚙之患嗚呼此可見惻隱怵惕人人所同惟無所感而亦無為之倡者耳使義舉更有大於此者而有人焉倡之人其有不翕然而趍之若是者哉君子是以知善俗之有機也因



書出錢人姓名於碑陰而附著其説云

荆川集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團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